

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留情江湖传 ①

天香风

5



留情江湖传^①

天香飙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五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浴血荒山 再遇劲敌

谷寒香冷笑一声，截口道：“青阳！我大哥的尸体尚在，你是否能令他复活？”

青阳道长激动异常，喘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人死岂能复生，贫道不是大罗金仙，没有此种能耐！”

谷寒香纵声一笑，一指白阳道长范玉昆二人，道：“如果你能令我大哥死而复生，我负责将范玉昆左手还原，将他二人的伤势治愈。”

青阳道长闻言一怔，范玉昆的左手五指，业已被霍元伽的青龙夺砸得骨肉俱无，便是华陀重生，也无法令其还原，心念一转，明白她讲的反话，于是忿然道：“雠仇纠结，你报不了许多，胡大侠虽是蒙冤而死，武当、少林、以及范公子，俱犯的无心之过，似你这般残忍无道……”

忽听多爪龙李杰怒喝道：“住口！我嫂夫人若非心软，你此刻哪有命在？”

谷寒香将手一摆，道：“老四不必岔口，让他讲下去。”

青阳道长顿了一顿，继道：“你仇恨蒙心，灵智已蔽，贫道的话，谅你也听不进去。”

说到这里，喘了一口大气，道：“贫道只问你一句，范公子与贫道的师弟已经伤得半死，你又命人点了他两人的“厥阴心脉”，如今还要怎样？”

谷寒香柳眉一剔，漠然道：“范玉昆要想活命，除非是日从

西出，不过我一时还不会杀他。”

青阳道长激声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

谷寒香阴恻恻一笑，道：“我要将他剖腹挖心，生祭我大哥的英灵。”

青阳道长不由须发怒张，厉声道：“你可知道，神剑范铜山，也死于‘落雁谷’一战！”

谷寒香嘿嘿一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范玉昆何以放着父仇不报？你们侠义为怀，又怎忍袖手旁观？”

这几句话，犀利尖刻，事实俱在，青阳道长便是有什么道理，也无法讲出口来。

谷寒香忽然目光一垂，黯然自语道：“如果姓范的是个孝子，念念不忘父仇，我便将他放过，将来在大哥面前，也还有话可讲了。”语声凄凉，闻之恻然。

原来她对胡柏龄情深爱重，自觉为夫报仇，就算杀尽武当、少林两派，及范玉昆和郑秋等人，也于理无亏，于心无愧，因此之故，认为报仇雪恨，仍是理直气壮，最值得同情的事。

青阳道长沉吟俄顷，一指血泊中的白阳，道：“胡夫人意下，对贫道这个师弟，又待如何处置？”

谷寒香淡淡地道：“万晓光虽然是被紫阳逼死，其起因则由此人一手所酿成，照理来说，他是死有余辜。”她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念你对我大哥敬意真诚，我权且饶他一死，不过人却由我带走，百日之内，请你们的掌门人亲至‘迷踪谷’内，向我谷寒香要人。”

青阳道长暗暗忖道：霍元伽凶名久著，在她面前，居然忍气吞声，那小童和这痴呆男子，俱是默默无闻之辈，武功之高，

竟又出人意料，自己就想不依，也不过徒自取辱而已。

转念之下，不禁低叹一声，举掌一礼，道：“范公子与贫道这个师弟，俱都伤势沉重，此去‘迷踪谷’路程尚远，倘若死在半途，岂非大违夫人的愿意。”

谷寒香冷笑道：“依道长之意，又待如何？”

青阳道长道：“贫道亦不多求，只想先将二人的创口医好，暂保他们的残生。”

谷寒香一无表情，玉手微摆，道：“道长只管动手，有什么灵丹妙药，不妨与二人服下。”说罢转过身形，飘出数丈之外。

青阳道长急忙赶到二人身旁，掏出内外伤药，撕碎了身旁的道袍，先将范玉昆左手及肩上的伤处敷药裹好，然后敲开他的牙关，喂了几粒丹丸到他口内。

积雪之上，遍地横尸，晓色朦胧中，一片惨淡的景象，众人虽然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好汉，也不愿多看这战后沙场一眼。

青阳道长看众人都不注意自己，于是趁着推宫过穴之际，暗自检视范玉昆的穴脉，无奈只能察出他心脉有异，无法认诊毛病所在，情知麦小明的点穴手法特异，自己无能解开，只得废然一叹，转又料理白阳的伤势。

这两人都是受的外伤，血止之后，即相继醒了过来，只是两人都失血过多，人虽醒转，却虚弱不堪，似是连张眼的气力也没有。

青阳道长暗叹一声，缓缓地道：“范公子与师弟静心……”话未讲完，忽然住口不言，浩叹一声，飘身到了谷寒香面前，深施一礼，道：“多谢夫人，贫道这就告辞了。”

谷寒香双拳一抱，道：“后会有期，恕不远送。”

青阳道长凄然一笑，飘身下岗而去，行出十丈后，忍不住回首望了一眼。

原来不知何时，那瘦小干枯，鸠形鹄面的时寅，悄然回到了原处，昂首向天与罗浮一隻等站在一起。

转眼之间，青阳道长的背影消失于晨曦之下。

谷寒香美目流盼，在群豪脸上扫了一上，当她掠过时寅倨傲瘦削的面孔时，眼神之中，不禁露出一丝欣慰的色采，芳心之内，似觉离手刃夫仇之日，又近了不少。

离“迷踪谷”已久，郑秋又已入据谷中，她心下逐渐地悬念起留守的人来，尤其对那义子翎儿，每一念及，辄感忽忽不乐，当下一反冷漠的常态，温言道：“我知诸位连日劳累，疲惫不堪，照理原该歇憩一天，不过谷中有变，我归心似箭，还请诸位委曲一点。”

群豪连宵大战，确是身心交疲，但是都知她情非得已，因而无人提出异议。

谷寒香瞥了躺在尸体间的白阳道长，和范玉昆一眼，道：“此处不可久留，老四和小明将此二人带上一程，回头雇一辆大车，兼程回谷。”

多爪龙李杰低喏一声，跃到范玉昆身旁，双手一抄，将他横抱在手，范玉昆勉强睁了睁眼，煞白的脸上，隐隐露出痛苦之状。

麦小明走了一步，突然停下身来，打量时寅一眼，道：“喂，你可是叫做时寅？”

时寅仰脸向天，鹰目一垂，冷冷的道：“时某正是，你有什么话讲？”

麦小明将头一偏，问道：“你可是有意入伙？”

时寅傲然道：“时大爷的事，有用你这小儿操心。”

麦小明不怒反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入伙了。”

那范玉昆和白阳道长二人，所用的宝剑，俱非凡品，两人倒地之后，搜魂手巴天义立即撤下了二人的剑鞘，将两柄剑拿到了手内，此刻正将宝剑交到谷寒香手上，请她过目。

谷寒香正在审视两柄剑的锋刃，耳听麦小明与时寅斗口，暗中目光一转，冷冷地朝二人瞥去。

只听时寅鼻中一哼，道：“时大爷高兴入伙，小儿有什么屁放？”

麦小明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你出言无理，只此一端，已该杀头……”

谷寒香突地秀眉一蹙，沉声道：“小明，你惹事生非，是存心使‘迷踪谷’内离心离德么？”

麦小明闻言一呆，转面向白阳身旁走去，嘀咕道：“凡事有个先来后到，坏差事就派我，不公平么。”

他口中啜嚅，好似满腹委曲，谷寒香见他噜苏半天，原来只为懒得带人，本待不去理会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暗忖：“他与郑秋虽无授艺之实，却有师徒之名，倘若他故人之情尚在，岂不要坏我的大事。”

心念一转，眼中不觉露出一股煞气，故意淡淡地道：“你若想偷懒，就叫张敬安替你。”

麦小明大喜过望，道：“这可是师嫂讲的！他痴痴呆呆，如果弄死了老牛鼻子，师嫂可不要怪我。”说话中抱起白阳道长，向张敬安递了过去。

张敬安愕然不解，双手一缩，转眼向谷寒香望去。

谷寒香暗暗叹道：“向心露”果是厉害，瞧他这种神情，显然是除自己外，谁也不再认识，但不知自己命他去死，他听是不听。”

感慨中，向他做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将人接过，张敬安果然双手一伸，将白阳道长接了过去。

此时天光已亮，谷寒香喝一声走，当先往来路奔去，群豪各展轻功，随后驰下，转眼之间，旷野寂寂，只胜满地遗尸，和雪地上斑驳刺眼的血渍。

匆匆一日，第二天凌晨，定襄县内，驰出了一骑快马，和二辆四马高轩的蓬车。

这一行人，正是谷寒香等，只见钟一豪黑纱蒙面，高踞在第一辆蓬车的车座之上，搜魂手巴天义双手笼在袖内，坐在第二辆车座上养神，五骑马上，坐的是一叟、二奇、麦小明、李杰和时寅。

蹄声雷鸣中，车马快如一阵狂风，直往恒山方向驰去，离“迷踪谷”只有两日途程，家园在望，每人都开始心急起来。

由此北上，人烟愈渺，车马出城之后，直驰到日中时分，仍然马未停蹄。

突然间，第一辆车内，传出谷寒香的声音，问道：“离牧虎冈尚有多远？”

马蹄声震耳欲聋，疾风割人肌肤，她那语音却聚而不散，字字送入群豪耳中。

钟一豪大声道：“再有半个时辰即到。”

只听谷寒香在车内吩咐道：“后车的马匹，已经乏力，附近

若有避风的所在，就停下来打尖吧。”

钟一豪高声道：“这附近风沙很大，看来只有赶到地头了。”说罢倾耳听了一忽，果然后车的马匹，步伐有一点散乱。

搜魂手巴天义，忽然由赶车的手中接过马鞭，将左面两匹马抽了几鞭，钟一豪看身旁赶车的汗流夹背，气喘如牛，索兴将马鞭与缰辔一齐夺下，亲自驾车前进。

半个时辰未到，眼看百余丈外，一条冈峦阻路。

忽听麦小明大喝道：“老秃驴！你敢是讨死！”

语声未罢，群豪俱已瞧出，一个面如古月，白髯垂胸，头顶油光闪闪，两行戒疤清晰可数，粒粒皆有铜钱大小的和尚，盘腿坐在冈下，挡住了过冈的道路。

这一行人全是江湖行家，一眼望去，便知老和尚定非常人，这批人都是桀傲不驯之辈，既觉老和尚来势有异，非但无意停马，反而马鞭齐挥，加速朝前冲去。

麦小明原是一马当先，拘魂索宋天铎突然猛抽两鞭，与他奔个并排，眼看刹那之间，即要冲到老和尚身上。

车帘之后，忽然传出谷寒香的声音，道：“住马！”

麦小明与宋天铎如雷贯耳，只见两人猛地一带丝缰，两匹马倏地分开，由老和尚身旁一掠而过。

霎时间，希聿聿马嘶之声，响成一片，钟一豪手挽缰辔，将蓬车硬刹在老和尚身旁，再近数尺，老和尚势必要死在马蹄之下。

只见群豪坐马人立，团团乱转了一阵，接着马首四合，将老和尚围在了核心。

这老和尚镇静之极，端坐道上，纹风不动，双目微睁，缓缓

环顾群豪一眼，然后凝目注视着谷寒香的座车，神色之间，既无惊悸，亦无愠色。

多爪龙李杰一看老和尚气度非凡，知道不是等闲之人，急忙飘身下马，往谷寒香车前走去。

忽听麦小明笑声道：“喂！和尚，你可是少林派的？”

老和尚双目一睁，湛湛神光，在麦小明脸上一转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行脚僧人，正是少林寺的。”

多爪龙李杰刚将车帘掀开，忽见谷寒香紧锁的眉一舒，淡淡地道：“问明那僧人的来意，有什么事，可由霍元伽作主。”

这几句话，虽然讲的声音不大，在场的人，却都听入了耳内，多爪龙李杰低诺一声，放下车帘，转向霍元伽望了一眼。

罗浮一隻先是一怔，继而寻思道：这事古怪，明知来者不善，却命我代为作主。心念一转，暗道：是了，天明和尚是她的师父，她自己不便出面，却行这掩耳盗铃之计，既然如此，岂非暗示自己，就是杀了这个和尚，也无不可。

正思忖间，忽见那老和尚眼望自己，道：“贫僧天觉，这一位莫非就是罗浮霍施主？”

罗浮一隻心头一凛，飘身下马，双拳一抱，道：“不才正是霍元伽，常听江湖传言，大师乃少林三大高僧之一，自来行脚天下，但不知是什么时候返回少林寺的？”

钟一豪见谷寒香授权予霍元伽，心头本来感到不是味道，这刻听霍元伽先问天觉大师返寺的日期，也不禁暗暗喝采，情知换了自己，未能问出这句话来。

只听天觉大师朗声道：“贫僧无德无能，岂敢当高僧之名。”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天觉在外三十余年，迄今未回过嵩山，

不知施主何以有此一问？”

罗浮一隻抱拳当胸，道：“大师既未回过少室，对于少林派与‘迷踪谷’小有嫌隙之事，谅必尚还不知。”

天觉大师寿眉微扬，目注霍元伽道：“落雁谷之战，贫僧也曾听人说起，同时贫僧也曾听人言道，‘迷踪谷’当今的主人，乃是少林寺记名的弟子。”

罗浮一隻浓眉一轩，手抚长髯，亢声道：“如此道来，大师拦住去路，乃是有意寻衅了！”

天觉大师合掌朗诵一声佛号，道：“贫僧苦行之人，寻衅之事，万万不敢。”

罗浮一隻双目陡射神光，电扫天觉大师一眼，道：“既非寻衅，如此拦住去路，是何用意？”

天觉大师浩叹一声，道：“贵盟主虽是少林寺的记名弟子，不过既然仅只记名，贫僧怎敢妄自尊大，如此挽留诸位的大驾，实因有一件两全其美的事，冀图与贵盟主结一樁善缘。”

忽听麦小明接口笑道：“和尚，咱们这个盟主杀人从不嫌多，我看你这善缘不结也罢！”

天觉大师尚未开口，罗浮一隻忽然面色一沉，冷冷地朝麦小明望了过去，目光之内，隐含责备之意，似是怪他不该多口。

麦小明双眼大睁，笑道：“好家伙！你大权在握，这就作威作福……”话未讲完，耳内陡地响起一声阴冷的哼声，吓得呆了一呆，赶紧将口抿住。

这阴冷一哼，直入他的耳内，其余的人都毫无所觉，罗浮一隻霍元伽见他突然住口不言，于是转向天觉大师道：“敝盟主有话吩咐，大师有事，可与霍某商量，但不知什么事两全其

美，这善缘如何结法？”

天觉大师口齿一动，未曾讲出话来，瞧他沉吟难下之状，好似心头甚为作难。

群豪见他沉吟再三，欲言又止，俱感心中不耐，只是慑于谷寒香的威严，均不敢发出声来，各人面上却都显出了怒郁之色。

罗浮一隻冷冷地道：“大师可则讲，若嫌此处人多眼杂，就请闪开道路，改日至‘迷踪谷’内，与敝盟主面议。”

只听天觉大师轻叹一声，道：“非是贫僧瞧诸位不起，实因此事关系重大，轻率不得。”

罗浮一隻微泛怒声，昂声道：“你既有碍难之处，敝盟主又不愿见你，看来你今日之事，只有作罢了。”

天觉大师似是迫于无奈，道：“施主勿动怒，贫僧此来，实因有一件重宝，意欲献与‘迷踪谷’的主人。”

群豪一听天觉拦住去路，用意只为献宝，刹那之间，各人的眼睛同时一亮。

天觉大师略为一顿，又复言道：“贫僧除了有物呈献外，尚有一点不情之请，亦望贵盟主俯允。”

忽听麦小明笑道：“老和尚拐弯抹角，原来目的是在交易，什么宝贝，先拿出来大伙瞧瞧，我师嫂法眼拣金，等闲的玩意，她可看不上眼。”

罗浮一隻见他插口讲话，心中本来不乐，只是自己也想看看，老和尚行脚之人，有什么希世的奇珍，因而声色不动，只将双眼朝和尚望住。

天觉大师环视群豪一眼，正色道：“贫僧所有之物，武林之

内，人人梦寐以求，兹事体大，请恕贫僧不能让诸位过目。”

此言一出，群豪脸上俱露愠色，同时亦大起好奇心。

麦小明嘻嘻笑道：“老和尚，那东西是拳经剑诀么？”

天觉大师摇了摇头，目注车帘，朗声道：“谷檀樾，可否容老衲将宝物奉上？”

车内寂然无声，显然谷寒香不愿与天觉大师见面。

只听麦小明大声道：“你那宝贝，可是灵丹妙药，服后得以增长功力，驻颜不老么？”

天觉大师摇了摇头，眼望车帘，道：“谷檀樾，其实老衲所求不多，谷檀樾坐失良机，只恐他日后悔莫及。”

罗浮一隻忽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师的目的，昭然若揭，敝盟主非是贪婪之人，大师不必枉费唇舌了。”说罢将手一拱，飘身落至马上。

麦小明闻言一怔，脱口道：“和尚，你说来说去，可是想我师嫂将白阳鼻子和姓范的放掉？”

罗浮一隻双目倏张，精光逼射，怒道：“你少开尊口就不行么！”

麦小明竖眉瞪眼，大有发作之意，忽听天觉大师道：“两位不必争执，贫僧之意，只想以怀中至宝，换范玉昆一人。”

罗浮一隻坐在马上，道：“换一人也罢，换两人也罢，大师不将宝物先让霍某过目，这交易是谈不成了。”

说罢双拳一抱，接道：“我等尚要赶路，相烦大师借道一行。”

天觉大师寿眉微扬，静静地凝视霍元伽一眼，突然双目一盖，竟不声不响地坐在当地。

罗浮一隻暗暗忖道：老秃驴与天明、天禅二人，被武林道称为“少林三僧”，其武功绝非小可，我若独自上前，一个不好，势必弄得灰头土脸，让那小狗和姓钟的笑话。

心念电转下，朝拘魂索宋天铎一旋眼色，纵声道：“大师强阻道路，难道是要我等硬闯！”

天觉大师充耳不闻，依然闭目双目，盘腿坐于道中。

只见罗浮一隻脸上一红，怒喝道：“大师既然恃强，休怪霍元伽无理！”

声甫落，左掌一按马背，倏地腾身而起，半空中含胸吸腹，掉头下扑，右掌划了一个圆圈，猛地朝天觉头顶击下！

拘魂索宋天铎突然身形一侧，滚鞍下马，欺身朝天觉扑去，口中笑道：“出家人强买强卖，成何道理！”十指箕张，罩定天觉前胸后背的诸大穴道。

忽见天觉大师双目一张，敝声道：“谷檀越！你就毫无故旧之情么？”

话声中，左掌擎天，直对霍元伽下击的手掌迎去，右手一挥，疾扣宋天铎的右腕，那只僧袍大袖蓦地上卷，呼的一声，忽然向宋天铎的左掌击去。

这三招同发，平平淡淡，大开大阖，但那掌指袍袖之中，隐蕴着极为强猛的威力，群豪俱是久战余生的高手，岂有看不出的道理。

罗浮一隻狡诈多疑，临敌之际，未虑胜，先虑败，绝不鲁莽躁进。

他本来不敢与天觉大师硬拼，这一掌下击，蓄劲不发，可虚可实，詎料天觉大师不闪不避，双掌力敌二人，不禁怒哼一

声，忖道：我就不信，你比两个霍元伽还要厉害！

这念头闪电般地掠过脑中，掌势一沉，疾进而下。

但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双掌甫交，霍元伽咬牙一哼，身子凌空一阵翻滚，泻落于一丈之外。同时间，只见天觉大师右臂一舒，陡地扣住了宋天铎的右腕，反手一挥，将他扔出了三丈之遥。

只听麦小明笑道：“不过手法快捷，功力深厚，此外也没有什么。”

语音未落，忽听“呀——”的一声，谷寒香那辆蓬车的车门，缓缓地打开来。

霍元伽与宋天铎双双坠地，两人惊悸犹在，立即各提一口真气，暗自在周身流转。

忽见谷寒香由车门探身出来，道：“两位退下，待我亲自会一会这位师傅。”说话中，莲步姗姗，直向天觉大师走去。

群豪见她下车，顿时纷纷下马，钟一豪和巴天义二人，亦由车座跃下，各自举步，往她身侧移近。

天觉大师双足一弹，振衣而起，未待她走近身前，先逢双掌合什，低声首道：“老衲卤莽，冲撞了谷檀樾的玉驾，尚祈海涵一二。”

容寒香目凝神光，冷冷地打量天觉一眼，只见他身着灰布僧袍，赤足草鞋，肋下悬一布袋，衣履破旧，满脸风尘，确有一副苦行僧的模样，不禁暗忖道：这老僧英华深敛，不着皮相，倒是个难以打发的敌手。

思忖中，人在天觉身前丈外一站，抱拳一礼，淡淡地道：“谷寒香草莽之人，失礼之处，老禅师万勿见罪。”声音一冷，道：“范玉昆重伤垂危，如今就在后车之内，未知老禅师与他何

亲何故，何以甘舍重宝，换他一命？”

天觉大师见她单刀直入，不觉为之一怔，沉思少顷，道：“老衲与范玉昆素未谋面，亦无何等亲故，但念他代人受过，心有不忍，加以适逢其会，若不救他一命，自问心头有愧。”

谷寒香柳眉一轩，冷声道：“亡夫死在他的剑下，他代何人受过？”

天觉大师喟然道：“想胡大侠武艺超群，当年与老衲的天明师兄鏖战数日，始终未曾分出胜负，范玉昆功轻技浅，如何能伤他的性命。”

谷寒香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老禅师言之成理，其实谷寒香何尝没有此等想法，无奈范玉昆亲口自供，谷寒香也只好宁可错杀，以免错放了。”

天觉大师朗诵一声佛号，道：“胡大侠宅心仁厚，已是举世皆知的事，谷檀樾错杀好人，岂不有损胡大侠的英名！”

谷寒香嘿嘿冷笑，斩金截铁地道：“谷寒香心如铁石，老禅师不必说法了。”

天觉大师道：“那么以宝换人之事，谷檀樾是毫不考虑的了？”

谷寒香漠然道：“苟且偷生，尚要宝物何用！”

天觉大师道：“唉！那件宝物，对你报仇雪恨之事大有裨益，难道你就不知权衡轻重么？”

只见谷寒香玉面一沉，将手一伸，怒道：“何等至宝，敢说对我报仇之事有助！”

天觉大师叹了一口气，将手伸入怀中，缓缓地摸出一物，举步上前，道：“此物关系太大，除谷檀樾外，不能容他人见

到。”

谷寒香秀眉一蹙，朝群豪一挥手，道：“各退十丈，未得我令，不许走近一步。”

群豪虽然好奇心盛，亟想一知究竟，但知此时违令不得，钟一豪首先一跃而起人留在当地。

忽听搜魂手巴天义远远地纵声道：“夫人留意，说不定老秃驴怀有诡计！”

谷寒香暗暗忖道：巴天义倒有点义气，不枉自己舍去灵药，救他一条性命。

转念之下，只见天觉大师将一个长约六寸，破布小包递了过来，神色之间，一片肃穆。她不加思索，随手接住，缓缓地摊开破布，向其中之物看去，但见那布中裹的，不过是半截小刀，通体乌黑，似是牛角制成。

瞧这小刀的形成，原来的长度，最多不过八寸，如今齐中折断，刀尖的一截已然不在，剩下这刀柄一截，统共长才四寸，看来看去，实无半点奇处。

谷寒香审视小刀半晌，突然双目一抬，阴森森一笑，道：“老禅师乃是有道高僧，谅必不会有欺人之举，谷寒香孤陋寡闻，无法看出此物的妙用。”说着将小刀重又包好，朝天觉大师递了过去。

天觉大师自谷寒香将布包拆开后，一双精光隐蕴的神目，就紧盯着她的脸上，似是唯恐漏掉了她丝毫的表情，这时接过小包，慎重其事地揣入怀内，一面讶声道：“女檀越当真不识此物的来历么？”

谷寒香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谷寒香见识浅陋，看不出此物的奇